

川劇叢刊

第 16 輯

望娘灘

重慶人民出版社

編輯凡例

一、編輯“川劇叢刊”的目的，是為了選擇川劇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參考。

二、“川劇叢刊”所收集的，首先是流行較廣、內容比較健康的舊有劇本，或者是經過整理或改編的傳統劇本。對於根據歷史或傳說故事而寫成的及反映現代生活的創作劇本，也準備適當編入。

三、凡傳統劇本，都是在尊重民族遺產，去蕪存精的原則下鄭重選擇，並加以整理的。

四、“川劇叢刊”所收集的劇本，一般的都是經過了實驗演出。整理或修改劇本都吸收了演員參加。創作劇本則是經過反覆討論修改並實驗演出後確定下來的。

五、我們主觀上力求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對待這項工作，但由於水平及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够妥當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望 娘 灘

(高 腔)

李明璋 朱 禾 李華飛作

前 記

本劇是根据四川民間傳說“孽龍”的故事編寫的。

在很多年以前，川西大旱，以割草为生的小孩 聶郎 拾得一顆珠子，帶回家去放在米罈內，隔夜就長了滿罈白米，聶郎母子才知是顆寶珠，十分喜愛。

惡霸地主周洪知道这事後，想把寶珠騙過去，但因聶郎机智，沒有騙成，又命惡奴去搶奪，這使聶郎非常憤怒，為了不讓他們搶奪過去，就把寶珠吞下肚中去了。

聶郎吞珠後，口渴萬分，奔到河邊喝水，一口竟將河水飲低數寸。他的母親追到，緊緊將他拉住，他已逐漸變成一條蛟龍，卷起巨浪，淹死了他的仇人後，翻江逐浪而去。母親站在岸上，不斷地高聲喚兒，聶郎也不斷地回頭望娘，頭尾一擺，河中便留下了一個險灘。聶郎共回頭二十四次，這便是岷江上游的二十四個“望娘灘”。

現在本刊收的是作者最近一次的修改本，場口、情節、詞句、曲牌等改動均多，比較起發表在“西南文藝”的初稿和1954年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單行本，已較成熟。各劇團如果要演出此劇，希望能按這個劇本排演。附曲譜三段，供上演參考。

時間：若干年前

地点：四川

人物：艄 翁

乘 客

轟 耶

轟 母

周 洪

刘 欽

長 生

三娃子

李大叔

胡長發

小白兔

院 子

鄰居甲、乙、丙、丁

庄丁甲、乙、丙、丁

蛟 龍

水牌(12人)

第一場 楔 子

人 物：艄翁、乘客

〔岷江上游的“望娘灘”上。江流滾滾，白浪滔滔。〕

〔远处傳來艄翁的聲音：“相公，坐穩羅！”〕

〔艄翁划船與乘客急上，顛簸下灘。〕

乘 客：（唱“新水令”）

波濤汹湧白浪翻，

艄 翁：坐穩羅！喝羅羅羅！

乘 客：一灘連着一個灘，

艄 翁：莫要慌！

乘 客：浪花打得岩石吼，

艄 翁：不要怕！

乘 客：好似蛟龍出了潭！

艄 翁：穩倒，穩倒！

波浪滔天，

二十四個“望娘灘”。

〔灘已下完，船入緩流。〕

乘 客：唉呀呀！好不吓煞人也。艄翁！

艄 翁：怎么？

乘客：剛才這一派險灘，驚濤駭浪，灘灘相連，犹如蛟龍怒吼，萬馬奔騰。那是什麼地方？

船翁：相公，你還不知道嗎？

乘客：學生初入蜀道，實實不知。

船翁：提起此灘，大大有名。相公可曾聽說過“望娘灘”么？

乘客：“望娘灘”？

船翁：着，“望娘灘”。

乘客：灘便是灘，沱便叫沱，為何題有“望娘”二字？

船翁：說來話長！觀看船兒已划到下流頭了，相公要問，待我慢慢與你講來：

（唱一字）

提將起年辰久遠，

鐵石人聞也心酸，

孽龍留下千古恨，

怒把清流化險灘！

想那小小聶郎呵！

（唱二流）

那日里割草深山，

喜孜孜得寶回還，

周洪老賊太奸險，

見寶起意逞兇殘！

聶郎吞珠把龍變，

復仇怒火胸中燃，

母子慘別童子堰，

肝腸寸斷淚如泉。

娘在岸上声声喚，

小聶郎回首望娘，頭尾一擺，一望一個，（用手指灘）一個一個，二十四個“望娘灘”。

聶郎怒氣難消散，

岷江波浪永滔天！

相公，你來看！

乘客：看什麼？

艄翁：（唱“尾煞”）

岷江滾滾流不斷，

二十四灘緊相連。

孽龍含恨下東海，

怒湧洪濤沖破天！

第二場 樵 遇

人物：長生、三娃子、聶郎、李大叔

〔曠野。烈日炎炎，草木枯焦，長生、三娃子各揸背篋拿鐮刀，拉聶郎上。〕

長生：（同聲）聶郎哥，你看嘛！ ——
三娃子：

長生：（唱“耍孩兒”）

炎炎烈日當空照，

三娃子：晒得草木干焦焦，

長生：黃犬舌头往外吊，

三娃子：堰塘开圪起磳磳。

長生：周員外餵馬要青草，

三娃子：一簣草五文价不高。

長生：天干已有数月了，

三娃子：遍山遍野像火燒。

長生：哪里还能割青草？

三娃子：譬比海內把月撈！

聶郎：是嘛，天干这样久，哪里还能找得到青草啊！

三娃子：今天我同長生走了十几里路，莫說是尋草，就是稀泥巴都沒見到一塊；連芭蕉樹都当得柴燒了！

長生：我若再無錢無米，怎好回家見我爹爹啲！

三娃子：我就想聶郎哥，人小主意多，或是把獵打，或是把魚摸，所以來找你，看你咋个說。

聶郎：这一向我家也是缺柴少米。我倒有个主意……

三娃子：你有啥主意？

聶郎：我先問你們胆大嗎，胆小？

三娃子：我的胆子大！

聶郎：胆大就好！

（唱“倒課課子”）

前面不远赤龍嶺，

赤龍嶺上有樹林。

三娃子：有樹林！

聶 郎： 松柏雜木多得很，
樹枝早已干過心，

三娃子： 嗯，干過了心！

聶 郎： 不如前去砍几捆，
將就鑿刀也現成。

三娃子：（把鑿刀一揚）
是呀，很現成！

聶 郎： 砍得干柴把城進，
我包你一捆不只賣五文。

三娃子： 不只賣五文！

聶 郎： 賣了干柴把米捋，
不管它是錢，是米，
嗨，橫豎我們三个分！

三娃子： 对，三个分！

聶 郎： 山大樹密砍不尽，
不怕荒年只要勤，
只要勤！

三娃子： 对，对，对，好主意。我們这陣就去！

長 生： 要不得，要不得！

三娃子： 咋个又要不得呢？

長 生： 赤龍嶺是周員外的山地，若是被他曉得了，我們還要
活呀？

聶 郎： 他的山地？赤龍嶺原是公地，是前年被周洪霸佔了
去的。少时去到赤龍嶺，你們怕事，我上樹去砍。長

生胆小，就在埡口望哨好了。即使將來被周洪曉得了，我一人承担，决不拖累你們。（又將二人拉近）况且这事只有我們三人知道，我們不說，哪个曉得？

三娃子：長生，你何必这样怕他！

長 生：你不曉得，我爹常說他家惹不起。

聶 郎：那是你爹呀！

三娃子：不要怕，走，走！

聶 郎：走！

（唱“紅衲襖”）

不怕周洪好兇險，
赤龍嶺本是無主山。

長 生：倘被周家人看見，
就有禍事在眼前。

三娃子：你把胆兒放大点，
出了事决不把你牽連。

聶 郎：沿途爬坡又上坎，
轉過一弯又一弯。

長 生：家貧窮偏偏遇天旱，
恐难熬过这一关！

三娃子：來在林中抬头看——
密密茂茂好柴山！

聶 郎：長生望哨埡口站，

三娃子：站得高來看得寬。

聶 郎：我劈下來——

三娃子： 我就撿，打成捆子，——

聶 郎： 用簾撿。(向長)有人來了——

三娃子： 你就喊，

長 生： 我打口哨——

三娃子： 大家就往林內鑽。

聶 郎： 好，好，好！爬上樹去把柴砍——(爬樹劈柴)

[李大叔上。

李大叔：(接唱)

为什么破船偏偏遇險灘！

連日周府催賬款，

逼得人心中似油煎。

眼見我家把炊斷，

哪有余款來償還。

剛才進府把情緩，

硬說我故意在拖延，

要逼吾兒抵債欠，

怕只怕父子一別重聚難！

人到伤心脚步慢，

汗珠和淚滴胸前。

[長生見李大叔背影，驚吹口哨。聶郎一驚，從樹上跌下，衣服被樹枝划破。三人欲跑。

李大叔：(一驚，定睛視之)長生！

長 生：(方才看清)爹！

聶 郎： 啊！是李大叔。

三娃子：

李大叔：你們在这里干啥？

聶 郎：我們在这里打柴。

李大叔：打柴？你們真正胆大！可知此山是何人所有？

三娃子：周員外霸佔來的！

聶 郎：李大叔，此事与長生、三娃子無關，是我約他們來的。

李大叔：唉！你也太不知事了！想那周洪，为富不仁，行霸一方，誰不懼他三分！你竟敢私砍他家樹木，倘被周家庄丁知道，將你飽打一頓；還要送交官府治罪。縱不送到官府，也要你母子高价賠償，那時你母子借貸無門，又如何得了呵！

聶 郎：这赤龍嶺一帶，原是公地，前年無端被周洪霸佔，難道他都霸佔得，我們打柴就打不得？別人怕他，我聶郎就不怕他！

李大叔：你小小年紀，懂得甚么，下次不可如此。快快回家，以免你母親懸望！

聶 郎：長生，走！我們一起到街上賣柴去！（長生欲走）

李大叔：站住，長生！（長生站住）

聶 郎：（收拾木柴，揹上。边走边說）哼！有朝一日，惹得我聶郎性發，放起一把火來，把樹林燒得个干干淨淨，看誰霸佔得了！

〔与三娃子下。〕

李大叔：（向長）你这奴才，也太頑皮了！倘若剛才你們被刘欽看見，他还容得過你們呀！

長 生：爹爹！兒錯了，我二天決不再來了……只是我几天

都沒有割到草，又見你老人家天天都……(流淚)

李大叔：(也不禁落淚)唉！兒呀！

(唱“紅衲襖”)

一見我兒淚漣漣，
老漢心中更痛酸。
只怪兒命生得賤，
一出娘胎就受熬煎！
三天難得一頓飽，
又受飢來又受寒！
父今日有話對兒談，

長生：爹，你說嘛。

李大叔：唉！

(接唱)

事到此也難把兒瞞。
都只為員外催租不容緩！
要我兒抵押周府把債還！

長生：哎呀！爹爹呀，我不去，我不去呀！

李大叔：唉，兒呀！

(接唱，轉慢)

誰又不痛他的親生子，
只恨父無力把債還。
我兒权且受苦难，
常言道苦盡自回甜。
等到文約限期滿，

那时父子就团圆。

为父已把箕斗按，

約定上工是明天。

來，來，來，快随为父归家轉，

今宵为父伴兒眠！

兒呀，不用啼哭了，快同父回家去吧！（为長生拭淚）

長 生：爹爹呀！

〔李大叔帶長生下。

第三場 訓 子

人 物：聶母、聶郎

〔聶家四壁頹落，家俱破旧。

聶 母：（幕內唱“望兒归”头子）

对夕陽。

〔幕开聶母正倚門望兒。

望兒不归意惶惶。

嘆亡夫早年把命喪，

母子相依歲月長。

家貧犹如水洗样，

不幸今年又遇災荒，
我家日無逗雞米，
夜無鼠耗糧，
粗糠把飯當，
野菜作羹湯。
許多人攜兒帶女逃亡路上！
許多人餓死溝渠尸滿道旁！
哭聲遍四野，
舉目盡淒涼。
飢荒年，人命犹如草芥樣，
好叫人，觸目驚心倍慘傷！

「聶郎搯米上。」

聶 郎：（唱“駐雲飛”，）

賣了枯柴，
興高采烈轉歸來。
剛才長街把米買，
帶回家中慰娘懷！
也免老娘淚盈腮。
我就不怕周員外，
明日依旧去打柴！
母子渡過這荒災！（重句）

（進門）媽！

聶 母：兒呀！你怎麼此刻才回來？快快坐下歇息。

聶 郎：是。（將米放下）

聶 母：我兒身措何物？

聶 郎：白米。

聶 母：呵——兒又是哪里來的錢呢？

聶 郎：呃……(撒謊)是我割草賣來的錢。

聶 母：兒呀！草木枯焦，你又在哪里割得的青草呢？

聶 郎：兒跑了十几里路才找着青草；因此回家晚了。

聶 母：唉！都只怪为娘体弱多病，不能上坡下地！如其不然，怎能叫你小小年紀，一人掙錢養家！（潸然淚下，拭淚，抬頭見聶破衣，聶郎欲躲閃）聶郎。你那衣服，是怎样弄破的？

聶 郎：这个……

聶 母：奴才不說，娘也理會，定是与旁人毆打撕破了的。想平时为娘是何等囑咐於你：凡事必須忍讓三分。誰知你烈性不改，依旧与人爭鬧！倘若打着那些富家子弟，我們如何吃罪得起！若是打着貧家孩兒，他們又怎会有錢醫治！万一我兒又被人打傷，叫为娘……

聶 郎：母親，你兒今日并未与人打架，这衣服——乃是樹枝掛破的。

聶 母：樹枝掛破的？又是怎样被掛破了的！

聶 郎：不瞞娘說，你兒今天去打了柴來，这米也是賣柴買的。

聶 母：呵！是这样的。为何不早对娘實說？快快脫了下來，我与你縫補縫補。